

于无声处 响惊雷

王涛事迹纵横谈

映泉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优秀与平庸之间，有时就只相差那么一点。已成为名人的王涛，本是一个平常的人物。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平常的话，那是他比常人更虚心一点、更专心一点、更细心一点、更热心一点……

于无声处

王涛事迹纵横谈



响惊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映泉 著

1998年·武汉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无声处响惊雷:王涛事迹纵横谈/映泉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8

ISBN 7-5622-1911-7/I·134

I. 于… II. 映…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②王涛-生平事迹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0431 号

YU WU SHENG CHU XIANG JINGLEI

于无声处响惊雷 ——王涛事迹纵横谈

◎ 映泉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8787624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责任编辑: 周柏青

封面设计: 刘福珊

责任校对: 崔毅然

督 印: 朱 虹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17 千字

版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7.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 十多年来，王涛与妻子史玉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图为王涛在给患糖尿病的妻子打针。



▲ 王涛在工作中。



▲ 偶尔难得的闲暇，王涛与妻子、女儿一起下棋娱乐。



▲ 1998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亲切接见王涛。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与王涛亲切握手。



▲ 1998年4月28日，王涛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图为报告会会场全景。



▲ 王涛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倪豪梅在一起。



▲ 王涛与被评为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的其他职工在一起。左起第5人为王涛。

► 1998年6月20日，王涛在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直播现场。



(注：以上照片均由王涛本人提供)

(139)		世保恩慈
(123)		界世善勤崇
(100)		公十嘉瑞人工代
(103)		命已寒困
(180)		三后易未

目 录

前言	(1)
老家的启示	(6)
满足感决定	(15)
“好好干”该这样干	(25)
技术也有压身时	(36)
干出个名堂	(49)
三本书	(56)
名利如浮云	(67)
背负的沉重	(77)
别人的困难	(90)
情感动天	(103)
于细微处见精神	(116)
英雄也有为难时	(129)

诚恳处世	(139)
纵横看世界	(152)
为工人做点什么	(160)
国家与企业	(165)
未尽的话题	(180)

前 言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今天上岗不用心，明天用心找岗上。

——人生旅途到了如此尴尬的境地，才明白王涛那句“当工人就得好好干活”不是什么高调，也不是迎合什么政治气候，实在是一句奉劝世人的至理名言。

王涛，东风汽车公司总装配厂一名普通调车工人，靠 20 多年来默默的工作，连续 6 年被评为公司劳动模范，后又被评为机械工业部劳

动模范，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98年，全国先后评选十大杰出工人、十大职业道德标兵，他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名列第一。

有人说，王涛所做的，我们都能做；问题是，我们没有做。

王涛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乡村，刚刚能站立起来就缺衣少食，因后天失调他没有强健的体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没能为他创造一个好门第；从上学起他就没有正经上过可以称之为文化课的课程，因此虽然当了10年学生，却并没有学到应该学到的文化；和平岁月没有枪林弹雨，历史没有赋予他出生入死、建功立业的舞台；进了工厂，20多年来一直是群众中的一员，狭小的空间没有给他叱咤风云的机会……正是这样一个本身并不具备优秀特征而又缺少机缘的工人，却以他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人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这，也许是个谜。

但细细咀嚼一番，王涛的一切又跟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许多方面挂得上钩。

他是工人，是群众的一员。“群众”，既是弱小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强大的势力组合。它本应是善良群体的代称，有时却也是恶行的保护器。“众心一，泰山移”，形容群众力量的强大；“唾沫可以淹死人”，也刻画出群众力量的可恶。“依靠群众”说明群众的可靠，“发动群众”也说明群众需要呼唤才能觉醒。“人心一杆秤”表示真理在群众一边，“罚不责众”却也道出了正义对邪

气无可奈何的让步。一个人干了坏事能使家庭和单位脸上无光，大家都有份便能使坏事变得合理。这些现象说明，群体的力量既能使一个人奋进向上，也能使一个人流于平庸而心安理得。领导不好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众更不易当。

王涛这个“群众”却当得合格。他从来都是他自己的主人，绝不随波逐流。他以他的诚实得到了工友们的爱戴，他以他的拙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以他的汗水谱写着他人的人生篇章，他以他的坦荡得到了人们尤其是广大产业工人的赞扬。金钱名利难夺其志，困难挫折难移其心。

当我们在将自己的工作意义夸大得高不可攀时，他却说“当工人就得好好干活”这样的大白话；当我们在公开场合（如某些会议上）大谈学习了什么因而思想上如何得到了提高时，他说他记住的是他老爸的嘱咐；我们有些人把得到提拔视为进步的唯一标准，他反倒要求从通往干部之路上退下来；市场经济让许多人以挣钱为第一目标，他却固守着他的那一点拿得并不全的工资，也不愿接受人家的高薪和馈赠；许多人因为自己是“群众”而傲视一切，“我怕谁”的自大背后是视自己草芥不如的悲哀，他却从不轻视自己，勇敢地宣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更有一些人，哪里有好处就哪里钻，并把这种行为进行一番美化，名曰实现自我价值，他却一如既往地固守着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在这块别人以为没有什么搞头的地方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电影电视在宣传英雄人物的事迹时，总是以不顾家为高尚，他却

直言不讳地说，时代并没有要我们舍身破家，为什么不能在父母面前做一个孝顺儿子，在妻子面前做一个好丈夫，在女儿面前做一个好爸爸？

自夸高尚的难免低下，希冀光荣的终究平庸。这真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玩笑。但静下心来认真思索一番，可以总结的方面颇多。

长期以来，假大空成了我们的时尚，究其原因，皆在于我们自身的弱点。我们参加工作之初，谁的父母没有一番叮嘱？“去了好好干，要听领导的话，跟同事们搞好团结”，等等等等。然而，为了得到某些利益或面前横梗着利害时，我们就尽拣好听的说，拣人家爱听的说，挑的都是有档次的语言，挂靠的是理想中才有的高度，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在这样一种风气下，尽管手里干着，但在旁人眼里，还是看出了虚假的东西夹杂其间；尽管看着你飞黄腾达而无人捅破那一层虚假的纸，但在人心这个天平上，你仍然不值一文。

王涛得到承认，是老实人的胜利！

人们为此庆幸，因为王涛的出名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华民族固有的然而我们却久违了的道德观正在回归，虚假空泛正在被人们抛弃。

但也有人怀疑说，王涛是被人制造出来的。

我说，不！

王涛的出名，并非新闻媒体更不是某个领导者个人的行为。须知，仅东风汽车公司的员工就有 10 万名之多，加上家属和其他人，总共 20 万之众。总公司的头儿不认识他，就如同将军难以认识一个无名的小兵一

样。王涛的事迹乃他的身边人反映，而他的身边人，也不过是跟他一样的普通工人。

承认这样一个不加矫饰的普通劳动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我是第一次为一位劳动模范写报告文学。为了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王涛，我曾两次去车城十堰采访。在那里，我分明感受到了一些跟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东西。我试图用自己的眼观察王涛与他周围的人和事，用自己的头脑去理清那些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的道理。

老家的启示

“当工人就得好好干活。”随着王涛事迹的广泛传播，他的这句名言也传到了千家万户。但这句大白话并不是王涛的创造，他说这是他参加工作之初，他的老爸对他的叮嘱。

显然，王涛农民出身的老爸虽然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他的这句话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口吻，是在孩子即将离开父母走向自立时的殷切嘱咐。

中国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骨子里的精髓摆脱不了农民的遗传基

因。这种农民式的处世哲学许多人不以为然，但它的确管用。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儿子做个凭劳动吃饭的人。如果儿子务农，他便会这样说：“当农民就得好好种田。”

因此，我必须采访一下王涛的父亲。从那位老工人的口里，我了解到了他们的老家。于是我发现，王涛身上依旧存留着农村老家的影子，他的思维方式和做人的准则，与在老家所受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那块土地很难用一句“贫穷落后”或是“肥沃多情”能够解释清楚。

他的家乡小地名曾叫王村乡苏李庄，属山东省淄博市。一时叫庄，一时叫大队，现在大概又该叫苏李村了。那是一个大村庄，人口多，土地却少。王涛的父亲叫王延池。解放后不久，王延池只身跑到了东北沈阳。他说他那时年轻，喜欢到处闯荡，即使抛下结婚不久的媳妇，也在所不惜。他有个叔叔在沈阳，冲这个亲戚关系，恰好有个同乡约他，便一同去了东北。

在外闯荡的目的是想挣钱，想挣钱就得找活儿干。于是，王延池加入了劳动大军，辗转进了吉林四平市一家工厂。那时找活儿干总是有人组织，组织者有点像今天的包工头，组织起的人少则数十，多则上千。他们许多人就是这样进的工厂。这家工厂据说是私营的，经过后来一连串的政策性改造，成了国营机械厂。再后来，第一汽车制造厂扩大，那家厂又成了一汽的分厂——客车厂。

王延池在厂里干活儿卖力而又用心专一，两年后才

回了一次家。因此，他不但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在同事中也有了许多朋友。随着国家日渐走上正轨，这个当初只不过想临时找个活儿干的山东汉，便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最老的正式工人。

王家人丁兴旺。王延池最初出去时，上有爷爷奶奶和父母亲，同辈中有1个哥哥和3个妹妹，兄妹5个。他和哥哥都在外面工作，他们的妻子都在农村老家，父亲眼睛不好，地里家里全靠几个女人操持。

这也是个奇特的家庭。

在中国绝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农村，一个儿子结婚就等于一个家庭的裂变，很少有不分出去过日子的。树大分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如果找未婚姑娘们统计一下，看有几个愿意结婚后跟公婆住在一起，其结果可能是百里挑一，甚至更少。年轻人还没结婚，就作着分离出去的计划，因有一方不能和父母分开致使“恋爱”告吹的也不在少数，更不用说兄弟俩都成了家还在一起呆得下去。但他们王家却没有平常人闹的那些矛盾。后来不断添丁进口。王延池兄弟俩各有3个子女。王涛的一个姑姑也结婚生了好几个子女，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姑父也在外面工作。这样，王家大小凑一起是浩浩荡荡18口人。谁有了钱谁就往家寄，钱到了家就一起花，不存在你的我的之分。

王延池说起到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公司的前身）的时候说了一句收入情况的话：“那时我是六级工，工资不低，每月寄回家都是五六十元……”

这在那时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明知钱寄回去